

<<昆仑殇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昆仑殇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0228141

10位ISBN编号：7500228147

出版时间：1970-1

出版时间：中国盲文出版社

作者：毕淑敏

页数：28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昆仑殇>>

内容概要

《昆仑殇》讲述了真正雄奇壮伟的山，局部往往是很平坦的。唯有平坦，才能承其高大，才能在自己的背脊之上再肩负起另一座巨峰。昆仑山就是这样，山压着山，峰叠着峰，层层叠叠，沉重艰辛。每一块石头，都有它的历史和功绩。

<<昆仑殇>>

作者简介

毕淑敏，祖籍山东，1952年生于新疆伊宁。
1969年赴西藏当兵，任卫生员、助理军医、军医。
1980年转业回北京，任内科主治医师，卫生所所长。
1987年发表处女作《昆仑殇》，199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。
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、博士方向课程结业，注册心理咨询师。
著有《毕淑敏文集》十二卷，长篇小说《红处方》《血玲珑》《拯救乳房》《女心理师》《鲜花手术》等。
共计300余万字。
曾数十次获奖。
国家一级作家，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、第六届、第七届全国委员。

<<昆仑殇>>

书籍目录

昆仑殇补天石阿里

<<昆仑殇>>

章节摘录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第一个冬天，发射有军事卫星的国家，自高空所摄我国昆仑山地区的照片中，发现了一条奇异的曲线。

这是什么？

新式武器试验场？

国防设施的伪装？

中国人修筑的马奇诺防线？

抑或又一条长城？

情报人员陷入忙乱之中。

待到高精度分辨仪器，经过连续动态观察，电脑显示出最终结论之后，他们愕然了。

海拔五千公尺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，摄氏零下四十度的严寒，这些徒步行进的中国军人们，究竟要干什么？

他们等待着它的消失，或者是凝固在那里。

然而，曲线顽强地向前延伸，延伸……— 昆仑防区作战室里的会议，已经开了整整一天了。

摆在铺着墨绿色军毯会议桌上的所有菜碟，都盛满了烟蒂，象富足好客的乡下人端上来的菜。散落在地面上的烟灰，薄白细腻，看得出都是些上等货色。

丢下第一支烟蒂的人，此刻却睡着了。

他很矮小，缺陷增加了他的威严，作为昆仑防区最高军事指挥官，他的名字被“一号”所代替。一个除了零以外最小的数字，又是一切天文数字的开始。

谁能逾越过“一”呢！

他也实在太累了。

急电之下，以一个连的兵力清雪开道，将业已封山的道路打开；两个司机轮番开车，昼夜兼程，才得以赶到军区，领受了总部关于进行冬季长途野营拉练的最新指令。

之后，飞驰上山，赶到这座赫红色花岗岩造的石屋里，就这样也已经晚了。

内地部队，闻风而动，为摘掉“老爷兵”的帽子早已离开温暖的营房，“拉”到野外“练”去了。

唯有高原部队因拉练一项尚无先例，还在举棋不定。

副统帅提出必须做到“四会”：会吃饭——必须自带生粮野炊；会宿营——意味着甩开帐篷，露宿在冰天雪地；会走路——摒弃不多的现代化运输工具，徒步负重行军；唯有最后一条容易：会做群众工作——防区内几乎没有老百姓，尤其是冬季。

但前三条已经足够了，严酷的自然条件加上苛刻的人为要求，昆仑将上以血肉之躯和昆仑相撞，后果将难以设想。

空中，弥漫着烟雾。

起初，它们是柔弱的，若有若无地积聚在房屋的最高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无声元息地卷曲重叠增厚，一寸寸蚕食着清朗的空间。

然而一股又一股粗重的气流，依旧汹涌喷出。

烟雾象帐幔一般使得所有军官。

们的面目都变得朦胧了。

但，他们的意见仍大们径庭。

会议陷入了僵持。

记录者可以休息一下了。

作战参谋郑伟良迅速浏览了一下自己的会议记录簿，随手改正了几个错别字。

还好，纸面清楚整洁。

语句有的地方不很连贯，个别处简直前言不搭后语。

可这不是他的过失，发言者水平如此。

记录唯其原始，才有价值。

但他不能否认，自己对赞同拉练的意见，记得简略些，对主张灵活变通的意见，则详尽条理些。

<<昆仑殇>>

记录时不觉察，现在通篇观来，倾向性就明显了。

他有点儿惶然，作为一个参谋，他是无权在这种场合留下自己存在的痕迹的。

司令员醒了。

反常的寂静惊醒了他。

他从略显宽大的座椅里站了起来，舒适地打了一个哈欠，又伸了一个懒腰，接着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从烟雾里，他嗅到了迟疑、悲哀、痛苦，以至怯懦。

这一切，都在他的意料之中。

他的下属们所经历的心理历程，他在军区的会议桌旁，全都经历过了。

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听到“四会”的一刹那，倏地火了。

“四会”，“四会”，这么说，我们现在是“四不会”了！

我们守在昆仑山上，是一伙吃军饷、拿烧火棍的饭桶喽！

哈！

连饭桶都算不上，饭桶好歹还会吃，可我们连吃——都不会！

真是岂有此理！

这念头象闪电一样划过脑海，跟着传来闷哑的雷声——他被自己的想法吓坏了，禁不住用余光睃了一下四周。

惊惧中他忘了，多年的戎马倥偬，到了他这一级的军人，脸色已不再能显示心绪的变化。

震惊过后，他表示服从，并竭力使思绪纳入指示的轨道。

这是军人的本能，也是形势的要求。

自从“天下大乱”以后，军队格外要求服从。

如果不服从会怎么样？

撤职？

回老家种地去？

昆仑防区将换上一位新的司令员？

昆仑部队依然得去拉练？

……这些十分可能，但他没有想过。

要是他对每一道自己感情上不能接受的命令都想那么多的话，别说当“一号”，他连排长都当不上。

别以为只有士兵才需要服从，其实军官具有更强烈的服从意识。

因为他们是从最优秀的士兵提上来的，而最优秀士兵的最要紧的素质就是服从。

新兵身上的服从象一株小草。

老兵身上的服从象一棵大树。

一号如今面对不同意见如同面对着一片杂芜的丛林。

他从郑伟良处要过记录，很快扫了一遍，鹰隼似的目光，又从到会者脸上缓缓掠过。

他要所有的林木从根上砍掉，露出白森森的茬口，然后，树立起统一的意志来。

“同志们！

”他的声音十分暗哑，这使刚才怀疑他是否佯睡的人，相信他确实是睡熟了。

其实呢，包括这场睡眠都是他预先计划好的。

既然有人想不通，就得给个说话的机会。

他何不借此养养神呢！

“地图。

”他头也不回地说。

依旧嘶哑。

他没有咳嗽清清嗓子的习惯，再暗哑的命令，也是命令。

郑伟良掀动机关，石墙的岩缝自中央裂开，无声地滑向两侧。

一幅顶天立地的防区军事地图，满布蛛网似的符号和数字，呈现在人们面前。

“我要的是全国地图。

<<昆仑殇>>

”一号略有不快。

最优秀的参谋，应该听到指挥员没有说出来的话。

很快，一张全国地形图挂在合拢了的高墙上。

图太小，显得有点儿局促。

郑伟良递上一根木棍，一号接在手里，却不再理会地图，随便聊天似地开了头：“在座的同志们，当然首先是我喽，荣幸得很，都有两套档案，一套在军区干部部，记载着你何时入党，何时作官，官至几品，受过什么嘉奖立过什么功等等。

也许呢，还揣着你的处分决定，记录着你犯过不想要乡下老婆之类的错误。

”很可笑，然而无人笑。

“还有一套，在那边。

”一号用细木棍点了点窗户。

这不是命令，人们却不由自主地把头摆了过去。

想到暗中有对手的两只眼睛在评价着自己，不禁有些惴惴然。

“这也是荣誉喽！

别说一般人享受不到，离了昆仑山，你的官再大些，也没这待遇。

那上面写点儿什么，我们将来总会知道的。

有一天仗打起来，到时候翻出来一看，吓，某某稀泥软蛋，带兵最差劲，他防守的地带最易攻破。

你就是战死在疆场，只怕做鬼都不光彩！

”一号的口气，并不严厉，听的人却为之一震。

“别人的记录，咱们暂且看不上。

郑参谋的记录，我数了数，共有三十次提到缺氧，二十四次提到零下几十度，至于海拔高多少米，简直是无人不谈，我也懒得数了。

说这些有什么用？

是你们不知道，还是我不知道？

！

我命令，从现在起，谁也不许扯这些没用的数字！

说那么多，无非是昆仑山苦。

不苦，要我们这些人干吗？

！

我问你们，在座的，谁能用两匹不带鞍子的光背马，倒替着骑，换马不换人，马歇人不歇，能骑着马睡觉，在高原上一跑几天？

”有几个想回答，一看势头，又忙象大家一样低下了头。

“我再问你们，谁能怀揣一条生羊腿，鲜血淋淋，不烧，不烤，不煮，不炖，充饥解渴全靠它，三五天粒米不进，枪一响，照样打仗？

”无人回答。

“我们的对手能做到。

”一号沉重地叹了一口气，白色烟雾剧烈地抖动了一下。

“我们原来也是能做到的。

”一号有资格讲这个话，他是当年进军昆仑的先遣部队成员。

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我们变得娇了，阔了，蠢了！

住要帐篷，吃要高压锅，走路得坐汽车，一副老爷兵的派头。

皮大衣皮帽子皮鞋皮褥皮手套，一群羊剥了皮也装备不出我们一个班。

这个样子，还怎么打仗！

我当司令员的，耻辱啊！

”一号的目光流露着真正的悲哀。

哀兵必胜，哀帅的力量就更大。

军人们被感动了。

<<昆仑殇>>

不过也有例外。

那个年轻的郑伟良就觉察到一号的描述并不准确。

茹毛饮血骚扰国境的，并不是对手，而是被他们收买利用的土著边民。

是有意疏漏，还是……未及郑伟良分辨，一号索性自己点透：“当然啦，他们也不乏少爷兵，我就碰见过一位。

边境会晤，他穿了套挺漂亮的粗呢子军装，满身香气，很年轻，官阶可是和我相当的……”一号突然一顿，连最敏感的郑伟良也没有察觉到这其中的酸味，一号就很快接了下去，“他对我说：‘请问阁下，你们那里出产些什么？’

我一愣，出产什么？

出产石头和大风！

只是这话是不能说的。

我不知如何回答，翻译点拨了我一句：‘反问他。

’我赶紧照办了。

”一号停下来，等着人们发出的轻微笑声。

殊不知，当时的情况是一号并未经翻译提醒，旋即反问了对方。

为了缓和过于严峻的气氛，一号撒了个小小的谎。

“他倒挺痛快，毫不掩饰地回答我：‘很抱歉，阁下。

我们这边什么都不长，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东西。

我想，上帝是公平的，你们那边也是这样，对吗？’

尽管是对手，我还是很欣赏他的坦率。

于是，我点了点头。

心里可怪不是滋味，好象把什么国家机密给出卖了。

他倒没一点儿家丑不可外扬的意思，凑近我说：‘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国家与国家之间，竟然为了仅仅几平方英里如此贫瘠的土地，要彼此扑上去紧紧扼住对方的咽喉？’

这一次，我可没迟疑，面对着他那双漂亮的蓝眼睛，我告诉他：‘先生，在我们这块土地上，出产一种最主贵的东西，它的名字叫做尊严！’

”说到这里，一号严肃起来，他用手中的小棍在地图上棕黄斑驳夹杂白晕的区域，勾勒了一个不规则的圆：“这里，就是我们的防区。

”小棍在地图上轻轻敲击着，凝聚住了所有人的目光。

寂静无声。

只有屋内的烟雾呼地抬高了尺许，下缘颤动着，久久沉阵不下。

一号再没有说什么。

缓缓地、缓缓地将细细的木棍轻轻移开了。

以后的事情，就变得十分简单和自然。

进行拉练的决议一致通过。

作战室里的空气热得要燃烧，一号反倒淡淡地说：“刚开始有些同志谈了些不同意见，我看很好。

怎么吃，怎么走，怎么住，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。

高原拉练没有现成经验。

我带着部队先走一步，摸索成功了再全面铺开。

你们看呢？

””没有人反对。

争挑重担也需职务相当。

政委因病到内地休养去了，大家尊崇地望着这位瘦小的老人。

紧闭的门一打开，烟象爆炸似地散了出来。

郑伟良挟着会议记录簿，怅怅地离开了作战室。

会议一结束，柴油发电机就停止了转动。

整个营区堕入黑暗之中，过了一会儿，星星点点的烛光亮了。

<<昆仑殇>>

确信不在任何人的视野之内，一号放松了对身体各部分的控制，顿时，他几乎瘫倒在地。骨和关节的每一个接触面，都又涩又糙，渴望着一种温暖柔滑的液体滋润。每走一步，他都能清楚地感觉到骨茬间的摩擦，好象还带着轻微的声啊。并不很疼，却令人恐惧——不定哪一下会突然闭锁住，以至关节永远不能打开，如果这结局一定要出现，最好等到拉练后。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不会允许他在山上呆太长的时间了，这最后一次，他要干得漂亮些。脚不争气，得歇一歇才能走。他把身子倚在一扇窗户旁。昏黄的烛光透过双层玻璃上的冰霜，变幻了大小不等的圆环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